

<<开唐之教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开唐之教坊>>

13位ISBN编号：9787807553748

10位ISBN编号：780755374X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小椴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开唐之教坊>>

前言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大唐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遗诏：“扑杀李浅墨！”

”是年，西突厥国师令：“东来贵者，杀无赦！”

”是年，窦建德旧部一百四十许人，白衣歃血，对天盟誓：“誓诛建成逆子，天鉴之，天鉴之！”

”他们要杀的是同一个人，那年五月，那个人正身着一领青衫，骑着一匹瘦马，摇摇地走在西出阳关的道上。

<<开唐之教坊>>

内容概要

初唐之际，烽烟甫定，四海平靖，大野龙蛇纷纷潜藏。

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被杀，他的子辈也未能幸免。

不久李世民登基，开创盛唐基业。

然而谁知，就在深宫之中，仍有一位前太子遗孤悄然诞生并成长于草野之中。

云韶、谈容娘、肩胛……各自背负着自己的过往与使命，小却，这个犹自懵懂的少年，在与肩胛的偶逢中，见识了隋末群雄的暗流涌动，帝王宫阙的冷漠杀机，也铭记了师父肩胛那长空一刺的风华与气概。

千年前的盛世乱世，征战烟尘，尽数悠悠流泻于书页之上，盛放在椽的文字之中，伫成一种孤独而浩渺的自由，静出一抹乐韵，时光流转，一梦千年。

<<开唐之教坊>>

作者简介

小椴，湖北随州人，大陆新武侠领军人物。

行文华丽峭拔，深艳苍莽，融贯各家各派，开一代武侠文风。

《杯雪》系列、《洛阳女儿行》、《长安古意》系列等已出版作品在读者中影响至为深远。

<<开唐之教坊>>

书籍目录

- 序
- 一 宗令白
- 二 东西市
- 三 肩胛骨
- 四 谈容娘
- 五 太仆寺
- 六 辅公祐
- 七 云韶变
- 八 息王子
- 九 破阵乐
- 十 长天刺
- 十一 风角战
- 十二 在水方

<<开唐之教坊>>

章节摘录

一、宗令白长安城的教坊共分为两部，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有所谓“右多善歌，左多工舞”之评，很久以来，相因成习。右教坊所在的去处是个榆柳门庭，门口绿阴浓密。坊前一条巷子因往来多绿衣宫使，时下又被人呼为绿衣巷。这儿门里门外的绿荫实在太浓密了，就算是艳阳天，院内也只泄下稀疏乳白的光。坊内六院就那么安静地沉睡在这片绿荫里。时值中午，右教坊宅院的大门却紧闭着。右教坊共辖四部，计有雅乐部、云韶部、鼓吹部与清乐部。所谓“九部乐”就这么为左右教坊分辖统领着。这时坊内诸院阒寂，唯云韶部所在的云韶厅中还传出些声息。那云韶厅占地极大，五开的格局全未隔断，粗大的楠木柱子支在厚重的石础上。石础全未雕花，柱上也只涂了清漆，陈年的木香微微散发出来，映衬着那石础青粗厚重的纹理。厅顶上也没有吊棚，直接横陈着一根根粗大的梁木。梁木涂成褐色，而梁木上头的瓦顶，是直接上瓦开了些口子，用半磨光的云母石砌就天窗。日光透过云母石，隔着粗大的梁木，滤成乳白照下来，照着这有数十席大小的云韶厅。厅内一溜青荡荡的地砖上，这时正站了二十几个云韶子弟。她们个个敛手屏息，人人都只穿着练功用的白纨衫。那纨裳竟是半透明的，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因为教舞的善才要看清她们的肢体动作，所以有意让她们什么都不穿。满厅都是女子，只教舞的乐师是个男人。那白纨衫如云似雾地浮在一个个年轻的躯体上，就只这么站着，也像一团薄薄的雾飘浮在清朗流丽的生命之河上。厅内，只坐北朝南地放置着一张胡床。那胡床很矮，上面只铺了张简素的龙须席。胡床四脚上的雕花却刚健朴实。那胡床上坐着一个男子，年纪好有三十许，同样是一身白衣，不过他的衣麻麻的白，却是不透明的。那衣服粗硬地衬着那男子方刮净的须根，衬得衣越白，须根也越加青森干硬。那男子身材削瘦，双颊微陷，挑眉细眼。只见他面前放着一盆水。忽然他略松了一下领口的扣子，一件薄衫就从他领上直泄落在腰际。他自敞衣袒腹，腹上的皮黄薄得像一张纸，那纸打了皱，纹路叠加地替代了他漠无表情的脸。只见那男子抽出一根藤条，用那藤条沾水，就向自己背上抽去。厅内很久都没有动静了，这时却听“啪”地一声脆响。那声音挟着一道红痕从那男子背上飞出，一条血红的蜈蚣似的痕迹就慢慢在涨大。那红甚至涨出了那男子带疤的背，直涨满了整个云韶厅中。那男子眉毛一抖，却不说话，用那藤条沾水，又一鞭用力向自己背上抽去。他本是这云韶部统领教授的善材宗令白，满厅都是他的弟子。不知他为何不责罚堂前弟子，反如此凌虐着自己。然后，只见他一下一下，那么认真而毫不手软地鞭笞向自己，只眉梢唇角偶尔控制不住地牵动下。血色的蜈蚣爬满了他的背。厅下众弟子动都不敢动，只是压抑不住的紧张。渐渐渐渐，才听到有细微的压制不住的抽咽之声，那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大得快要盖住那鞭挞之声了。

那男子却横眉怒目地扫视了满厅弟子一眼，喝道：“哭什么哭，我早都没脸哭了！”

”堂下弟子被他这一下噤了声，只个个胸脯憋得起伏不定。

<<开唐之教坊>>

那善材只看了她们一眼，又向自己背后抽去。

鞭打的痕迹遮掩不住地向他肩头蔓延过来，血红的蜈蚣张牙舞爪地宣泄着怒气。

好几十鞭后他才一抛藤鞭，停下手来，像不知自己该往哪里看——自罚是自罚完了，可这惩罚像不过是在负气，终究又有什么用呢？

好久，他才仰面向天，奩眉无语。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突然一声长恸起来。

他这一恸，直如幼儿失怙，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竭全身力量但终无所得，声震梁木，响遏行云……

他那悲伤是发于心底的，他的气也真长，这一声长恸，竟近于盪茶工夫才止。

然后只见他一垂头，两行泪抛了下来，低头道：“今日南熏宫立夏之宴，教坊九部，八部均已奉召，独余你我云韶一部。

我这个做师傅的，真是哭都没脸去哭了，也真的……对不起你们！

”——当今朝廷礼乐本为太常寺所掌，共分九部，计有雅乐，云韶，鼓吹，清乐，驱摊，熊罴，鼓架，龟兹，胡部之别。

各部间又别有坐部立部之分。

云韶部排名本来靠前。

只是当今天子戎马出身，素爱健舞，于云韶部那长襟广袖的软舞向来不喜。

加之太常寺少卿龚定甫不知为何一向对云韶部冷眼有加，于去岁教坊九部斗声较舞之际，独黜云韶部于九部乐中的最下乘，考评了个“下下”，此后就一直见黜。

今日南熏宫立夏之会，虽不算大宴，却也是一年中少有的应景盛会，太常寺召齐教坊两部入内侍奉，却独独排除了云韶部，不许列名。

云韶部的统领教师宗令白遭此打击，也难怪痛楚如许。

这时，一番渲泄过后，只见宗令白一时只是奩眉奩眼地坐着——那痛像不是痛在他身上，而是火辣在他心里。

他祖上本是乐坊世家，先祖远在两晋时就已供奉乐部。

“乐以成礼”，他相信这天下终究是要靠“礼”来节制的。

这“乐”之一字在他的心里是极重极重的。

岂料到了他这一代，躬逢圣朝，却会遭遇如此奇耻大辱。

厅下弟子怔怔地望着他，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起。

这个师傅，和其它乐部的都不同，众弟子一向就没见他喜怒形于神色，谁想到今天……今天的一恸一愤，竟会激烈如许！

良久，仿佛起自无声的，只听有人轻轻地哼起一支曲子。

那曲子像乘着日光而来——那不是暴烈于头顶的初夏的赤阳，而是几千年以前的太阳。

那曲子和着那阳光渡过空惚，渡过时光，渡过无穷战乱与流离，在枝与叶的间隙时穿透而来，安静平和，却又清心爽神。

——那却是相传黄帝所做的《云门》。

据说，“云韶”二字的由来就是由黄帝所做的《云门》与虞舜所做的《大韶》拼合而成。

这是宗令白从小就听惯了的曲子。

那曲子这时由一个弟子哼起，马上似也就回响入众人心底。

接着，几乎全然自发的，厅中诸弟子就有人伸臂、下腰、回风、舞雪，应着那曲子的旋律舞了起来。

其实哼唱的人一直不敢大声，唱得声音低低的，不是耸耳细听简直渺不可闻。

但厅中弟子个个都已谙熟于此。

只见她们队列散开，抛袖折步，展袂回裙，竟依了那心里的乐韵舞了起来。

那舞一经发动，哼者也渐渐停了声息，仿佛惊异于自己带来的这一场舞，稍一错愕，忘了哼唱，也自全心全意加入到这一场舞中了。

满厅只见白绉飘拂，却没有乐声。

这一舞竟成了一场无声之舞。

阳光从云母石天窗泄入这古朴的大厅。

<<开唐之教坊>>

满厅寂寂中，只见一个个人影轻挪，白绉飘摇。

人人都沉浸在自己心头的那个乐韵里，竟舞得这一厅空旷得不知今夕何夕了。

这无声的安慰却像比任何慰抚的力量都来得大。

只见宗令白不知不觉已抬起了头，口中依旧无声，只是喉节簌簌地动着，似乎在心里也哼唱起那曲响自他童年的《云门》。

这一舞如云，从画栋朝飞，至夕帘暮卷；本无心以出岫，终倦飞而知还；方景曦曦以将入，复门寂寂而常关；即有被遗诸世外的冷落，又成就息交绝游的自娱。

渐渐渐渐，舞入三折，厅中弟子个个心头不由一时紧张起来——这《云门》之舞，本来薪火相传，可自从隋末以来，世道颠覆，从这第三折起，就有音而无舞，接下来的动作却是已失传的了。

就是那曲子，也往往工尺不合，与开头的雍容景象大不相符。

一时，众弟子只见人人踟蹰。

她们跳到这里，大多个个心无所依。

那最开始哼曲的更是心头暗悔：早料到会这样，又何必……宗令白一抬头，却见到众弟子队形散乱，舞步荒疏，偏加上他今日心头之事，眼中不由含起泪来。

眼见厅中之舞越来越散乱，心中有定见的还可以自持已见，以一己之意将舞继续下去，大多数人却都犹疑却步。

宗令白心中一声长叹：《云门》与《大韶》算是汉人子弟传自老祖宗的技艺了，如今竟敌不过那些胡乐胡舞，散碎至此，可见天数如此，夫复何言！

他与堂上子弟个个心灰意懒之际，却听头顶忽传来一个声音道：“果不其然！”

云门一舞，竟残碎至此，难怪于教坊诸部中被黜落于最下乘了。

”厅中弟子人人一惊，不由个个抬头。

却见大厅顶上，不过数梁楠木，只闻其声，却全不见人影。

众人正心头纳闷之际，却听头顶那人一声长叹后，复又拍手笑了起来：“也是你们太迂，祖上的即已失传，老想着缝缝补补，凑合成当年模样，岂非愈追愈远？”

硬要补足，那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我真看不下去了，难道《云门》一舞就只能这么跳？

不能这么跳，这么跳……”那说话人语音未落，众弟子已见屋顶那一片片丈许宽阔的云母石透窗边，影影绰绰地现出个人影。

那云母石本来只磨得半光，那人影又逆着日光，越发显得飘忽难测。

他一语未完，忽然就在那五间开阔的大厅顶上跳了起来。

却听他边跳边笑道：“云门云门，皮之不存……”他先只是随兴地起了个步子，似乎自己也在找感觉一般，然后忽听他于头顶上一拊掌，口中喟然道：“有了！”

”只见屋顶上那人于云母窗上忽然停身，然后引颈伸腰，伫身望日。

他这一静，也自静出了一抹乐韵。

这么顿了有一刻，却见天窗顶上那人影忽窄袖连翩地舞动起来。

他边舞还边唱道：“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厅中子弟已惊觉其身姿曼妙，举止从容。

却听他复自长歌道：“……噉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厅中已有个弟子低声接道：“他依的是《云门》的调子，却已加入了楚歌与楚舞。

那先两句似是《九歌》中的《云中君》。

”宗令白虽身在乐部，却也算家世清华，于辞章亦能通晓。

他微一颌首，低声道：“那不只是《云中君》，他把《东君》也揉合在一起了。

”《云中君》与《东君》俱是楚歌，最早记录来自于屈子描述楚巫祭祀的《九歌》。

其中“云中君”歌唱的是云神，“东君”则歌唱的是日神。

那屋顶之人听口声分不清多大年纪，一时听来仿佛曾经历过沧桑，一时又仿佛不过是个少年。

他的舞也跳在那时光的迢递难期中，说不清是新是陈。

他这一舞风起，却是借九歌之章来补足《云门》残缺的况味，于满天翳然中别建人间烟火。

只见他于云母天窗顶上伸臂回顾，折腰踏步，轻飘飘的，自有种日初东方，望云而兴的舞意。

<<开唐之教坊>>

那云母天窗本来半透不透，他的舞姿泄落下来，在那瓦顶上也就更加飘忽难测。

他长衫窄袖，就算在那虚飘飘的影子中，却也全不见软糯，自可见出一个男子的凛然风骨之所在。

只听他唱着唱着，忽一拊掌：“来了，真正的华彩就在下面……”然后就听他引吭长叫道：“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他一语即出，立时襟袖纷飞，直似九天云卷，四野霓垂——他一双著着软靴的脚这时在那云母石窗上急促地踏出鼓点来。

那鼓点声仿佛天神的车轮经过，雷滚滚的急迫，雷之下是那云母石的窗；窗下是厅内子弟，是这浮世中的众生；而那雷之上，却是云卷云舒，不急不迫……然后、只见他舞出来的境界至此始大！

只见他于那数片云母透窗间或隐或现，或明或灭，一时出现在这里，一时又出现在那里。

大厅顶上的九块丈许长、数尺阔的云母之窗，竟成了他足下的舞茵。

他一现身有如云开，一隐身又如暮合，可连接他或明或灭的身影间的，自有那连绵不断的意韵。

只听他口中忽转入《东君》，朗声歌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玉浆；撰余轡兮高驰翔，渺冥冥兮以东行！

……——那日神架着他的金乌不可遮挡的，长驱而去地走了！

可这云，这云还在他身后翻滚暮合着。

——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舞，因为没有人活成过这样的酣然恣肆。

然后只听他拊掌大笑道：“有趣有趣，今日得了，今日我算得了！”

一语未完，云母窗边，只见他飘然欲去。

厅中诸弟子只能人人仰首，如望邈姑射之仙人。

堂上宗令白为他如此一舞，已引发得兴致如狂，早已在胡床上站起身来，只见他一身麻衫委落腰际，裸着上身无限钦羨地探首长叫道：“止步！”

“屋顶人应声笑道：“止步，止什么步？”

我兴已尽，再舞不能。

想要兴致再来，更不知又是何时。

即说是舞，就总有止步之时的。

你还唠叨什么止步？

“宗令白却于胡床上长跪而谢，高声叩问道：“只不知仙乡何处，小子渴求再得指点。”

“屋顶人却哈哈笑道：“今日不行了，不知你我是否已缘尽于此。”

让我算算，三天之后，就是天门街斗声的日子。

听说近来关中小旱，他们要去祈雨，我却要去听歌。

我极爱贺昆仑的琵琶。

那日我必去。

到那时，或可一见。

”说罢，他更不理堂上诸人。

等厅中弟子追出门外看时，屋顶早已人影俱渺。

二、东西市：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萼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这首不算太好的诗后来位列《全唐诗》第一卷第一首。

它有个极为堂皇的题目：《帝京篇》；它还有着声名更为堂皇的作者：太宗李世民。

诗中所描述的就是当今的帝都长安。

该怎么描述这个长安呢？

——如果登高俯瞰，它位处关中盆地，东面潼关，西接太白山，南望秦岭，北通渭水。

这一块地山无常势，水无常形，可在这一地耸乱山川中，硬是被开辟出这横是横、怪是竖的城池来！这城池的历史如此悠久，那是发源于黄河中上游的汉家子弟向这片土地上硬生生戳下的一枚方方正正的印。

<<开唐之教坊>>

江山万里，逶迤画卷……可那方印硬生生地戳出了一个民族的归属感之所在。

这归属感猥狁曾窥伺过，戎狄曾谋占过。

两千年呼啦啦地过去了，可这城，还是汉人印制的、向这土地上打下的最强硬的图章。

这印章的枢纽该就是位于它正中的皇城。

此时，正有一人站在皇城那高高的朱雀门门楼上俯瞰着这一切。

九城十二街横是横、竖是竖地书写着印章上的文字，那像是：“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铎贤圣，总统邦域……”可惜今天虞世南不在，不然，倒可以向他请教请教曹阿瞞这诗中剩下的句子。

<<开唐之教坊>>

媒体关注与评论

榷这次是真的在铺场子了，不比杯雪和洛阳，都多少还有点直入主题的意味。这个场，在宗令白里是秀逸至极，在东西市里则是方正至极。真不知李浅墨要在那样的场子里蹈出怎样旷世绝俗的舞来，总之我辈有幸。
——武陵樵客

<<开唐之教坊>>

编辑推荐

《开唐教坊》中有一段传说中如锦的盛世华年，一曲传承自久远的韶华舞韵，一位上不容于君亲师友、下不见谅于江湖草莽的落魄王孙，却牵动着从九重金阙至玉门关外的整部盛世涡流。

<<开唐之教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